

佛性是否本有

——慧瑩法師講於紀念遠參老法師法會

何翠萍整理

妙華佛學會始創的緣起，是紀念遠參老法師為教的精神。妙華的宗旨，是弘揚佛法，破邪顯正。妙華的作風，是實事求是，捨己利他，奉獻三寶。妙華開設佛學班的動機，是傳揚佛法真義，培訓在家菩薩。

遠老法師生前致力於「維新佛教」，當時的中國佛教狀態是：「重形式而喪實質，尚玄談而輕實踐，取神秘而捨理智，分宗派而失和合。」因而遠老提倡「扶持如來正法，肅清教內邪言，建立佛徒良軌，普遍大地弘揚」。而維新佛教的主要工作，不出「破邪顯正」，說起來也甚廣，我只能重點說說。遠參老法師有「中國大乘非佛教」之口號，而中國佛教之大乘，通常都離不開真常唯心思想。印順導師後來把大乘分為三大系——性空唯名、虛妄唯識、真常唯心。今天我就為大家講講這三大系對佛性是否本有的看法。

真常唯心

真常唯心的中心思想就是：一切眾生皆有「佛性」（或如來藏）。中國佛教說常住真心，本來具足，他們把「佛性」分為兩種：1、平等空性（權教），2、一乘佛種（實教）。

禪宗有一個故事解釋佛性，當年達摩祖師到中國來之前，在南天竺尚未出發，派弟子波羅提去見異見王。這位異見王是當時的皇帝，也是祖師的侄子，而且破佛。波羅提與異見王問答：

「何者是佛？」

「見性是佛。」

「尊者見性否？」

「我見佛性。佛性何在？在腹曰胎，在世為人，在眼曰見，在耳曰聞，在鼻辨香，在舌談論，在手執作，在腳運奔，徧現俱賅法界，收攝在一微塵，識者知是佛性，不識喚作精魂。」

異見王聽了波羅提尊者的開示，馬上就見性悟道了。

南北朝時期浙江義烏的傅大士也寫了一首名偈：「有物先天地，無形本寂寥，能為萬物主，不逐四時凋。」

中國佛教也流傳著一首很出名的禪詩：「佛在靈山莫遠求，靈山就在汝心頭。人人有個靈山塔，好向靈山塔下修。」

以上三個例子，就是典型的真常唯心思想。這一系通常都認為有本體，以為人人都有佛性，而且本自具足。

傅大士在中國很出名，很多人崇拜他，中國傳統佛教的思想，差不多都是傅大士的思想。他寫的那首偈是明顯的本體論，他說有一樣東西是先天地而有，未有天地就有它，是本有的，自有的，原有的，不需因緣，不需條件，先天地而生，無形無相，寂然而不動，是看不到的；它雖然如此，但它能為萬物之主，一切萬物都以它為主，這即是能生一切萬物，如上帝一樣。它又是無始無終的，不會跟隨春夏秋冬四季而枯謝，它永遠都常在。這就是佛教要破斥的常見，佛說諸行無常，所以常見是不符合佛法。

前面提到的那首禪詩，第一句「佛在靈山莫遠求」，講得很好，教人不要向外攀緣；但「人人有個靈山塔」這一句則不正確，這等於說人人本有佛性。這便

自欺欺人，如果人人都有佛性，世間就不會有這麼多心狠手辣的可怕事情發生。

佛性並非本有

《妙法蓮華經》云：「佛種從緣起。」經中清楚指出，佛種並非本有，不是無緣無故而有。我們有緣遇到佛菩薩，得到善知識的教導，才有佛在我們的心頭。所以，本有佛性的思想是不正確。

印順導師在《印度之佛教》序文說：「梵佛一體而失佛教之真也。……『真常唯心論』，即佛教之梵化，設以此為究竟，正不知以何為釋尊之特見也！……中國佛教為『圓融』、『方便』、『真常』、『唯心』、『他力』、『頓證』之所困，已奄奄無生氣；……中國佛教之傳統學者，以『真常論』為根基。……釋尊之特見，標『緣起無我說』，反吠陀之常我論而興，後期之佛教，日傾向於『真常、唯心』，與常我論合流。」

印順導師告訴我們：真常唯心論是佛教的梵天化，如果以這種真常唯心論為究竟的話，就不知以甚麼做釋迦世尊的特見，也即是沒有了釋迦佛的特見。

中國傳統佛教，處處講圓融，動輒講方便，提倡本來就具足真如佛性，人人皆有佛性，大家都會很歡喜、很鼓舞、很開心；但印順導師說：這種是梵化思想，佛法是講緣起，不是講本具本有的。

真常唯心思想與外道的相同之處

婆羅門教，在印度古代是很盛行。婆羅門其中一派吠檀多派，認為一切眾生，一切萬法，都由梵天產生。梵天有兩種，一種是高等梵天，一種是低等梵天。高等梵天是無形、無相、無屬性、無差別、無自相，不可以看，不可以講，離言

說相，離心緣相，離名字相，離各宗相，不可思議；若心正智證得，則盡入高等梵天，反之，則墮輪迴。此說法雖與佛法相似，但與同數論的自性及神我，都屬二元論。

低等梵天即劣等梵天，劣等梵天與高等梵天相反，認為有形、有相、有屬性、有差別；眾生種種苦惱、種種差別相、種種障礙，是從哪裡得來的？是從劣等梵天那裡得來；劣等梵天又是怎樣生出來的？是因為無明，顛倒妄想而生出種種差別、種種障礙；由無明迷妄生出萬物及心識、世界、人畜鬼神等幻象。就如中國佛教所說，佛性是本來清淨，本來人人都有常住真心，人人都本有佛性，但眾生一念不覺，無明生起，於是就墮落了，流轉生死，生出種種煩惱痛苦。

吠檀多派的理論與中國傳統佛法有甚麼相同？中國傳統佛教認為本有常住真心，這就像是高等梵天；一念不覺，生起無明，輪迴生死，這就像是劣等梵天；消除無明，就與高等梵天合一，與高等梵天契合同在，這簡直是婆羅門吠檀多派的思想，兩者沒有甚麼分別。

中國所流傳的佛法，各種宗派都是中國人所創立，當然有很嚴密的理論。如天臺宗講，一念心就具足十法界，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人、天、阿修羅、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都具足了；每一法界又具足十法界，以此解釋《妙法蓮華經》之「十如是」，所以一念具足百界千如，這一念，真是莫明其妙！《大乘起信論》說：「一念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為緣長六粗。」這都是以心為本體，人的心體，有兩門，一是心真如門，一是心生滅門。心真如門相似於高等梵天，心生滅門相似於劣等梵天。這些思想與婆羅門教的思想很吻合，中國傳統佛教的法師所寫的佛經注解，很努力地宣揚的，原來是宣傳外道，他們還以為講得很玄很妙。

如果依純正的佛教，別說一乘佛教，就是三乘佛教，由最原始的《阿含經》，

到大乘的《般若經》，全部都不是講本有、本具的思想；而是講緣起論，講因緣論，講因緣所生，講因果論。符合因果論，符合因緣論，才是真正的佛法。佛教不講第一因，不講不平等因；如果說有一個本有的，好像基督教講上帝一樣，講甚麼都是上帝創造的，上帝能生萬物，上帝本有自有，不用因緣生，這些外道論議，就是不平等因，與佛法並不相合，反而與婆羅門教思想相合，與中國道家思想相合。

中國道家思想也是講本有，講本來有一物。本來，即是所謂的「混沌初開」。道家說：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下母，吾不知其名，名之曰道。」又，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」又，「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」雖然有「無」的思想，但他們認為有一樣本來就有的東西，所以道家也是本體論。中國的儒家也是講有本體。但佛教絕對不講本體，如果講本體，就帶有外道的意味，偏離了因緣論。

何謂如來藏

真常者都說眾生有「如來藏」，這種講法究竟對不對？如來藏又是什麼？依佛法來說，「如」——是如如不動，平等、恆、遍的真理，即「諸法實相」，是佛所體悟的「真如」；「來」——即活動，依如而成的大慈大悲等功德業用。佛弟子證悟法性時，「但見於法，不見於我」，超越一切戲論，不附精神與意志的特性，是如智不二，心境一如。

但印度一般宗教所稱的如來，內容則不同，他們說：如，即我。神我（阿特曼）作生死涅槃的主體，常住不變，如是如是，含有覺知性、意志性。

近代耶穌教徒也竊取此義，說耶和華上帝常住、真實、聖潔、遍在，即是

真如，實與印度梵天、自在天一樣，認為創造一切無所不能。

佛教中真常者所說的「如來藏」與此極相似。「如來」常住遍滿，眾生位中是否常遍？經說：「煩惱所覆，蘊處界所纏」，「如來」在眾生中，未顯發，故名「如來藏」。《華嚴經》說：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」，「心、佛、眾生，三無差別」，「眾生即佛」，「迷則佛是眾生，悟則眾生是佛」，故「眾生」即「如來藏」。眾生虛妄顛倒，不離「心識」活動，所以又稱「如來藏心」，無垢清淨識。《楞嚴經》也說：「如來藏自性清淨，轉三十二相，入於一切眾生身中。」《央掘魔羅經》又說：「如來性是無作，於一切眾生中無量相好清淨莊嚴。」這些都是真常論的講法。

中國佛教各宗派的思想，幾乎離不開本體論，最崇尚圓融，譬如說：心、佛、眾生，是三無差別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眾生，眾生即是佛，不過是一迷一悟的差別；眾生如果心悟，就成佛了，心迷就是眾生，在乎心迷與心悟。佛是眾生心中之佛，眾生是佛心中之眾生。這些宗派以心為它的宗師，以為這個心是常住的，人人本有一個清淨常住真心，不過一念不覺，就成為眾生，如果心一覺悟，就變成佛。佛是心，眾生也是心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即心即佛。照此說，則不須修行，不須講因果，這個心就可以作佛。但眾生為何會有本來清淨的真心？為何又會無緣無故地一念不覺？為何會迷？由此可見，這種思想與緣起的道理相違，與因果論相違。

真常唯心者與唯識家的異同

真常唯心者說的「如來藏」，「空性」與「心識」融成一片，空性等於心性，心識等於真心，或叫自性清淨心。約證悟來講，心識與真如無二無別，眾生無始

來的「煩惱習氣」不離「真如」，但非「如來藏」所有，而是寄附在如來藏（客塵煩惱），故有「不空如來藏」（具足無量清淨功德）和「空如來藏」（真如法性不為煩惱習染所污），故經云：「依如來藏說有生死，依如來藏說有涅槃。」

唯識家有不同的講法，他們認為，「真如」是不生滅的清淨法性，故不能依如來藏有生死。有漏習染法在「阿賴耶識」中，不斷的種現重生，故有生死流轉。無漏種生無漏現行成無漏功德，一切有漏、無漏法，都是有為、生滅的。

其實這些講法都不圓滿，而且解釋不通，容易令人費解。他們說有漏心識含藏無漏種子，性質各別。真常者又把有漏種寄附如來藏，同樣非常古怪！

真常者和唯識家都認為「真如」與「心識」不一不異；但在統一的本性來講，真常者著重在不異，在分析差別的現象來講，唯識家側重於不一。真常者說：真如本具無量清淨功德。唯識家說：清淨功德，從阿賴耶識中的無漏種子起現行。凡是種子，不能依無生滅的如來藏起現行，是各種各現，不是一性皆成，因此有五種姓之說。

歸根結底，兩者無大別。唯識家說：如來藏，即是唯識性（圓成實性），只是被煩惱遮蔽時，叫「如來藏」。阿賴耶，是一切心識的根本，是承內啟外的動力（「如來藏」是內在的心性）。約唯心立場來說，「真常」與「唯識」是共通的。

遠老法師認為，中國佛教與吠檀多派的思想一樣，於是他把這兩派的思想判為偽經邪論。我們如果宣傳本有論和本體論，就等於宣傳婆羅門的思想，等於宣傳外道。有很多人很努力地宣傳這種思想，還以為是宣傳佛法。遠老法師看到這種損害佛法，損害正法的不合理行為，非常傷心，他痛心疾首，所以才提倡維新佛教。

中觀家的看法

中觀家容許有這兩派的存在，只評為方便說，不了義說。中觀家說：「如來藏」是不了義教。《楞嚴經》云：「我本說空、無相、無願等法。」但一般宗教學者在「畏無我句」，不能信受，以為「無我」不能建立生死與涅槃。因此，故說「空性」為「如來藏」。又有的人不能信受常住的「如來藏」為輪迴因，故又說阿賴耶即是「如來藏」。

中觀家說得很好：「緣起性空，真俗圓融。以無所得，得無所礙。住於無相，離於戲論。不違法性，不越毗尼。隨緣盡份，如幻如化。」

結語

雖然後期佛教的真常唯心很近於梵化，是不了義，但有些大乘經典是「確當」的，是可以攝取的，我們可以取其長，捨其短。例如，如來藏是真常唯心，佛為何說如來藏？《楞伽經》說：佛說如來藏，是為「開引計我見諸外道故」，為了開示引導那些計我的諸外道，是方便之說。如果全部講空，講無自性，他們不能接受，只有方便為他們說如來藏，以後慢慢才告訴他們：如來藏是無我如來之藏。這就是可以攝取之處。我們謹慎對待之餘，應當攝取確當的地方，不是絕對反對，我們以佛法來應機，各方面都應有參考價值。

所以，我們不能以為流傳在中國的佛法一定正確，不能保守著中國所流傳的，因為流傳中會有偏差；也不能以為中國所盛行的真常唯心論（例如認定佛性本具、本有等思想）為正確；而應當著眼於釋迦佛特別覺悟的緣起正見，以及著眼於釋尊的本行——捨己利人、六度、四攝等高尚的德行。

中國佛教主張本有常住真心為成佛正因，正與高等梵天相同，別名甚多：如來藏、法界、真心等。無明雜染方面，即同劣等梵天，如「無明」、「靈魂」、

末那識、作業者、輪迴者、妄心等。總之，不外是說有個最後實在的東西作主體，為宇宙萬有的第一因。若保留它，則擾亂視聽，等於設陷阱，自陷陷人。故遠老皆主張一概取消，以求安全，免引人入迷途。

所以，學佛最安全之道，以三法印為標準，深觀無常、無我，達於性空，進而以一乘為歸宿。這是遠老法師大智、大悲、大仁、大勇所開導的最安穩最光明的大道。